



同学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染上，特别是女生，长头发更易招虱子。要想灭掉虱子，除非把这些稻草，都拿到室外烧掉。

还有那可恶的老鼠，也喜欢来此做窝，白天那老鼠趁主人外出干活，就钻进稻草里，找谷粒吃，有时还会在里面撒尿，留下一堆黑黑老鼠屎，看着真有点恶心。

那年代，有些老人喜欢偷偷地把自己一点辛苦钱，用一块小布包着，外面用绳子扎了一层又一层，藏在枕头底下稻草里，有时还被老鼠咬得破破烂烂，甚至每年烧稻草时，小辈们不小心会把老人那点包裹在稻草里的钱一起烧掉，让人号哭半天。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买新棉絮来铺床，用棉絮垫，后来又有席梦思，毕竟干净暖和，这样，稻草铺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直至彻底消失。毕竟，时代总是滚滚向前，社会总在不断进步，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洒满阳光的稻草铺，一代人的记忆，曾经帮助多少黎民百姓，抵御过了多少个漫漫冬夜，慰藉多少人的心灵，在岁月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覆印点点

洒满阳光的稻草铺

汪红兴

当凛冽的北风，呼呼地粉墨登场；坚硬的大地，凝成白茫茫的风霜，我妈就张罗着，给少不更事的我哥俩的床上，铺层厚厚的稻草。

那年月，穷得叮当响，冬天睡稻草铺，再平常不过。

家里人口多，孩子一大窝，即使两三人合一张床，也得有好几张。做床新被褥，既要钱又要布票，还得要棉花票，没个三年五载的，做不成。哪能每张床都置办得妥妥的？

1981年秋，我去外地读初中，冬天只带一条被子，只得半铺半盖。又旧又乱结的被条，像块生铁，因为那还是我奶奶传下来的，我奶奶那时都去世十多年了。

一张床，能有条不破的被条盖着，就算烧高香了，至于底下垫着的，那只能凑合，就是稻草，总比那光铺板强得多。因为稻草在乡村里应有尽有，无须花钱，摊晒在田里，家里养猪的，垫猪栏少不了，家家都要担几担藏着。

铺床的稻草，要找那些“帅”的，粗壮笔直，清清爽爽。铺前，要把稻草拿到阳光下，好好地晒一晒，抖去灰尘与泥巴，用木槌捶打捶打。讲究人家，用稻草绳给编一下，将其固定住，不至于稻草四散，到处飞扬，还有的搞个小袋子装一下，再缝合，缀成个稻草席。稻草睡最底层，上面垫草席，再铺床单，就可以了。

刚铺上稻草的床铺，厚厚的，暖暖的，充满了阳光的味道。在上面翻两个滚，蹦蹦几下，怎么玩都开心，睡在那床上，稍一翻动，就会听见“沙沙沙”的声音，像是那春蚕在咀嚼桑叶，又仿佛是那风吹稻浪两岸香，散发着田野的味道，仿佛再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美景。

刺骨的冬夜，室外风雪弥漫，寒风呜呜，滴水成冰，室内稻草铺上，蓬松柔软，温暖如春，似乎春山可望，春草可发。无数次地闻着稻草香酣然入睡，梦中可见在家乡那宽阔的田野上，在清澈的率水河畔，湛蓝的天空仿佛

洗过，我们在稻谷飘香的田野里，打猪草，打泥伏，唱儿歌，疯跑，呐喊，回声阵阵，连天上的白云，也停下脚步，驻足不前。如今想来，还津津有味。

我见过规模巨大的稻草铺。有一年春节期间，区公所举行文艺会演，全区7个公社演出队汇集到镇上，住在我家。我家是个徽派老宅子，两进三开间，有200多平方米，近百年历史，中间有个天井。当时大队部就设在我家。会演的三天，40多名临时演员背着被条来，全睡在我家二楼，男女隔开，楼板上铺满了稻草，连成一大片，他们就枕着被条稻草睡，夜晚呼声此起彼伏，像是千军万马，似乎要将我家楼房震塌。

时间久了，稻草铺的缺点，也就暴露无遗。一是灰尘多，尽管事先捶过，但那灰还是忍不住蹦出来的，在冬阳中漫天飞舞，在阳光下，空气中乱舞，房间地面上，难免落上一层厚厚的灰，需天天打扫。因此，那稻草，最好要经常抱出去，晒一晒，灰尘才会少些。

其次，稻草睡得时间长了，就渐渐干瘪，加之人体的汗味，有的人家不免还夹着孩子的尿臊味，稻草也随之泛潮。倘若遇上雨雪霏霏，十天半个月，天空不放假，稻草无法晒，这床铺就不暖和了。随之另一个头疼问题出现，跳蚤和虱子应运而生。

黧黑的小跳蚤，像是一粒粒黑芝麻，油黑透亮，起床后你往往不见其踪影。但晚上睡觉时，不经意间，偷袭你一口，又疼又痒，浑身难受。它跳来跳去，像个隐士，躲藏在稻草里面，让你奈何它不得。一旦你好不容易逮到一只，轻轻用指甲掐住，送到嘴边，轻轻一咬，咔嚓一声，一分两半，电影里，常有那种特写镜头。

虱子米粒般大小，软乎乎，肥嘟嘟，中不溜秋，但活力旺盛，不停蠕动，不停地往前拱。体形虽小，能量巨大，喜欢藏在人体发肤间，在稻草里藏着掖着，很难清除。那年代，小孩身上长虱子的，特别多。学校里，一旦一个人生虱子，就像是星星之火，两三天全班

方仁淦

冬日，去岭口

人间风景

然古朴，仍在溪水里洗衣，三五成群的，洗衣话家常，成为古村最日常的精彩画面。

祠堂之后有一口古井。现在已经掩盖不用，大家都到河里来水了。首先是桶装水，大家看到河里涨了水的时候，大家都到这古井挑水吃。

几位村民，聚在村委会后面的“供销社”门口的长凳子上，不紧不慢地叙述着家长里短。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他们是那么幸福快乐。世界再精彩，他们还是过着他们的家常日子，叙述他们的烟火生活。

岭口村河水环抱，古巷悠悠，极像一首首排律，结构精巧，内涵丰富，韵脚独特，语感轻快，让人一下子就喜欢上它。

最值得关注的是村里的水口：古楼桥、石堰坝、藏金窖、古庙基、银杏古树……六百年来，它们一直在村口默默耸立，端庄威严，年深日久的气场一下子闯进了我的心扉。

古楼桥是三孔石桥，建在河边的水口上。古老的石头堰坝，既是护河坝，又是古道的一部分，还是村落环抱的“保护神”。河水潺潺，经年不息。

河对岸的山叫“柜台山”，也叫“屏风山”，碧绿翠绿，四季常青。“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诗情跃进心底。村后的竹林摇曳，“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画意浸润心间。古老的岭口远离都市的喧嚣，山好水好空气好，美丽的大自然馈赠就是绝美的心灵休憩之地。

冬天的岭口，天空高远辽阔。天空下，阳光灿烂，长岭岭隧道车水马龙；“慕山居”建设快马加鞭；今年六月

水毁坏的工程修复也接近尾声；“黄毛古道”宛如一条游龙，在万亩云海里起伏。多想漫步古道，听黄鹂鸣唱于枝头，让光阴不度，让生活更丰富。

古道为石阶路，“之”字形绕山旋转。岭口豆腐，亦不俗，上山的路绕山转，让人心旷神怡。

黄毛瀑布，一座亭子屹立于深谷幽壑中，一抹余晖投射于亭子上，别有一股凝重的静气，流动着岁月的光泽。遥想当年，那些从这条古道上匆匆走过的商贾、贩夫、走卒，他们肩挑背驮的身影已经在岁月的苍茫里消失，但他们在青石板上留下的吃苦耐劳、仁义诚信的精气神依然闪着光芒！

古村，令人垂涎的美食，地道、自然，让人心向往之。

中午，就餐于路边一客棧，精巧的院子，四层的洋房，地下室的空旷，有岁月的潮流涌动。小院里，花草葱茏，

绿意婆娑。女主人烧得一手好菜，都是当地的特产，每一道菜都有原汁原味的风味诱惑。地地道道的柴火灶锅巴饭也让大家趋之若鹜。客棧不大，布置得清爽精致，让人有回家的温馨和舒适。

岭口豆腐，豆子来自自家山田，纯手工制作，普通的一盘菜，被主人做得就是有点不一样，玉色的豆腐，配以暗黄的腌菜，佐以青椒丝、红椒丝，食材的巧妙搭配，让一盘菜一端上来就吃个精光。同行的报社记者、首康医院的医生想带点回家给家人尝尝，被告知今天都是买不到了，因为今天做的豆腐全部卖光了。要吃当地的土产豆腐，必须预订。岭口豆腐真是一块难求啊！

餐毕，坐在他家客厅里聊天。岭口自古人才辈出。近几年，市政府着手创建“徽州天路”，持续打造“街口秘境”，打通长岭岭隧道这条“大动脉”。来岭口的游客越来越多，客棧老板便是返乡创业的人之一，平时还顺带着卖点豆腐、笋干等土特产，整日忙里忙外，生活过得充实幸福。

眺望院外，车来车往，阳光灿烂，铺满村间。古老的银杏树黄金黄，像一道道金光，闪闪氤氲着古村，山风阵阵，河流潺潺。



万家灯火

秋阳高照中，我走进长源。

首先触目的是明亮的色泽，创意的彩绘、简单的构图、卡通的造型，放眼望去，有大片大片的草绿、有湛蓝的天际、有白色帐篷和大片的水面，甚或那些穿过天空的排排高压电线以及高大的线塔，那些赭红、皮粉、柠黄、翠绿、湖蓝交错，展现出简单而不复杂、明快而又悦目的色彩画卷。

艺术，是长源的标签，也是其宣传卖点。

当我们从影溪河文创街，走过酒吧、咖啡馆、公社、杂货铺，走向长长的新修的甬道，路边满是青菜、油菜和萝卜，栅栏边有鲜花、绿化树；稍远处是露



孙洁

从长源到傍霞

营帐篷、木质座椅，我忽然明白，长源的发展模式，其实平衡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既引入创新概念，创设了一种自由的流动感、现代感，又营造了一种自由感、松弛感。同时，也保护了原有居住环境和建筑，为居民提供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流量，成为衡量一个品牌或产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屯溪长源的“泼天富贵”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流量背后深层次含义的绝佳案例。

长源，如何能吸引如此多的关注？当长源结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营销手段，将一些西式公园的造型，几种比较鲜亮的颜色，一些简单的构图，移植到古徽州村落中，传递的现代文化价值和情感共鸣，是毋庸置疑的。其成功，是一种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对鲜亮底色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这种情感共鸣，是长源获得流量的关键。

谢世兵

父亲与皮带

家庭手记

写下这篇标题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除了酸楚还是酸楚……

就在2023年的一个大热天，前一秒还在田里耕作的父亲突然得了脑梗，“病来如山倒”，父亲一下子苍老了不少，不但生活不能自理，就连自己的吃喝都成了问题。

在父亲住院治疗的那些天，我和弟弟合计着，不能再把七十多岁的父亲独自一人留在乡下老家了，等到他出院后，就把他接到县城来住。

弟弟负责提供住所，他把家里房子底层的储物间腾了出来，简单地装修了一下，卫生间、洗漱池、大衣橱等基本上有了，加上不用爬楼梯，这对一个老人来说还算舒适。

我和弟弟住在县城的同一个小区，相距百余米，由我负责照顾父亲的“四季三餐”也还方便。

脑梗这个病一旦上了身，就很难甩得掉了，一年住上两三次院，似乎成了一种常态。出院后，也只得靠药物控制了。每次，病灶特地叮嘱我们：像你父亲这样的病灶可千万别感冒了，一感冒就容易复发，大意不得。是的，我谨记于心。

在皖南这座小城，大雪节气不见雪，算不得一件怪事，但寒意还是与日俱增的。“大雪”那天早上，父亲让我去买条皮带，说是天冷了，他自己换了一条厚的裤子，可是肥了一点，如果系上皮带的话就不容易往下掉。

“你的皮带哪儿去了？在老家没有带来吗？”我问他。

“我没有用过皮带啊！”父亲很是委屈地说。

“啊，这是真的吗？”他的回答让我惊讶不已。

于是，我打开记忆的闸门极力地“全盘搜索”。的确，这几十年来，父亲的腰间是没有一根皮带的，“有且只有”的是他拴在裤腰间的粗布条——

这不就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所指的“裤腰带”吗？

“不是买不起，只是用粗布条系着干活做事方便。在田地里，一蹲一起的，皮带头会硌着肚皮，不舒服。”父亲连忙解释道。

“那你从小到就没有系过皮带吗？”我很是好奇地问道。

“我当兵那会儿，天天系皮带的。我们那个年代，比你们现在用的要好得多。”谈及年轻时时的过往，父亲的眼里闪着光。

“你还记不记得，我从部队带回来的那根皮带，你们兄弟两个小时玩过了，就是被你们玩坏的。我当时还打了你们一顿。”父亲意犹未尽地说着，心里满满地装着我们兄弟的故事。

“噢，我想起来了，你确实有一根军灰色的皮带，有点宽，不是从裤耳中穿过去的，是系在衣服外面的。”

“对，对。我退伍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皮带了。看到你们都系着，裤子都不掉，我也想要一条跟你们一样的皮带。”

对于父亲这样的“微心愿”，那也太容易满足了。

皮带买回来了，可是如何使用却成了大难题，就是让他学会“穿”和“抽”这俩动作都费了好半天。对于一边扣皮带扣的“机关”和一边拽紧皮带的，他那双粗糙的大手几乎没有办法做到“顺滑”。

几次下来，我为他近乎笨拙的操作差点烦躁起来。

都说“熟能生巧”，一点都不错在他的刻苦努力、反复练习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学会了系皮带这项高难度技能。

“你看，我会系了吧。”他边说边说，反复抽拉着皮带，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

此刻，看着眼前这位老小孩，我的心里更不是滋味，除了酸楚，还有一丝丝的甜蜜。

傍霞鸟，河边的大平台上，有用于烧烤的帐篷和架子。那天傍晚，蔚蓝天空大背景下天地色彩异常美丽，云彩满天。无论哪一处，无关水平，随手拍来，都是可晒的大片。

这里，翠绿、草幽、天纯蓝、水漾清，林丰茂，有师生在这里搞课业训练，我们也随意闲逛，随处坐下来，与好友们一起，感受时光慢慢流逝的美好。

傍晚的乡村美景，也是市郊乡村发展的缩影。

这里，似乎更有乡村气息，林木、云雾、彩霞，精美的山水画卷美景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乡村发展的机遇？发展乡村旅游的经济转型如何具体操作，亲身体验生活，与保护生态环境如何共生，发展与环境、文化如何相辅相成……我还是想了些这些。

乡村的未来在于创新与融合。农、林、牧、渔及文化传承方式的创新；而融合，则是指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有了这种融合，无论长源、还是傍霞，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

吴璟云

江岸绿林南潜村

悠悠心曲

记得前段时间，因梅林南路封闭施工，大部分往休宁和黄山经开区方向的车辆，被迫走屯溪齐云大道，早高峰的堵车程度不言而喻。我只好每天早起，走迎宾大道，经九龙岗工业园，沿着横江，穿过南潜，上休宁，到单位。

南潜村是我的家乡，那里承载了我童年几乎全部的假期回忆。

村中有一座横跨横江的百年老桥——潜桥，桥北潜草村，是我外公的老家，房屋伴江矗立。外公在世时，每年放假，会让叔公骑着自行车上休宁，载着我俩去江边洗菜、游泳、抓鱼。晨起，直奔鸡窝掏热乎乎的鸡蛋；午后，席地而坐吃着棒棒看电视；傍晚，躺在自制的竹床上乘凉，外婆摇着蒲扇给我们驱赶蚊虫。寒假，看大人们裹粽子，做肉包，馋嘴的孩子坐在灶台前，等待即将烤熟的香喷喷的红薯；趴在门前，透过门缝看屠户在厚厚的雪地上杀鸡宰猪，迎接春节。现在回忆起来依然能感受到屋外大雪纷飞的阵阵寒意和屋内热气腾腾的浓浓的快乐，而那热闹非常、抱膝取暖的欢乐假期，随着外公的离开永远定格在我14岁的那年盛夏，我也将对外公的思念封存在了心底，偶尔想起还是会泪水涟涟。

一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太太，是我的奶奶，我们家的老祖宗，村里的高寿天花板。奶奶9岁时来爷爷家做了童养媳，这一来，就是90年。如今五世同堂，生活智能自理，是幸福的！

南潜村经美丽乡村建设后，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古民居、“开心菜园”、花海景观带……

过了南潜村有一段较窄的乡道，虽然我有十年的驾龄，但每次在乡道上开车，还是会紧张，所以之前并不常走。但就在这条乡道上，有一段林间小道，宛若皖南版“绿野仙踪”。每次经过我都会放慢车速，驻足欣赏。道路两旁的古树枝丫向上呈拱形生长，交错拱桥。

春天，万物复苏，树枝上冒出嫩绿的叶子，郁郁葱葱，绿意盎然；夏天，林荫蔽日，仿佛走进了天然的绿色帐篷，置身其中，清幽宁静，虽是炎炎烈日，但置身其中，让人顿觉神清气爽；秋天，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夕阳洒落，穿过林梢，光影斑驳。

雨天如过，又显得格外幽静和神秘。细雨丝丝，古树那粗壮的树干上布满青苔，碧绿的苔藓上的水珠晶莹剔透，雨中氤氲的雾气轻盈缭绕地笼罩在绿丛之上，仿若踏入仙境……顺江而上，走出村庄，回归现实，让美好伴我一整天。